

涓红,涓翠

□杨海蒂

当时钟敲响四下时/世上的一切/瞬间为茶而停止。

这首国民民谣说明了茶对于英国人的重要性。早在17世纪,茶从中国正式传到英国,王公贵胄为之着迷,早晨、午间、晚上均须茶相伴,英式下午茶甚至成为英国的标志。在欧洲所称的“茶叶世纪”中,英国向中国进口茶叶的巨大贸易逆差,造成了英国的白银大量外流。为了改变这一现状,英国开始向中国大量贩卖鸦片,而林则徐“虎门销烟”引发的中英摩擦和鸦片战争,最终改变了两个帝国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一片小小的茶叶,却搅动了一个地球。

其实也不只是英国人喜爱品茶,当今世界三大饮品中,茶被誉为“灵魂的饮料”,地球上100多个国家、30多亿人有饮茶习惯,据说土耳其人更是非它不欢,外国学者称“茶是中国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的第五个贡献”。人间有味是清欢,只有在“清欢”中,人类心灵才能升华到清、静、和、敬的境界。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为国饮,“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喝茶成为民生之所需,影响到社会和经济的方方面面。

传说中是神农最早发现了茶,“茶之为饮,发乎神农”“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茶的古称有槩、舜、茗、茶等,直到唐朝才得此大名。追溯中国茶之简史:先秦《诗经》总集,已有对茶的记载。武王伐纣时,茶叶曾作为贡品;魏晋南北朝,大有饮茶之风;隋朝,全民普遍饮茶;及至唐、宋,既有“唐人爱喝酒,宋人爱喝茶”之说,也留下“饮茶之风兴于唐而盛于宋”之史料。

悠久丰富的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朝历代文人墨客的咏茶诗、文成千上万,以唐代大诗人元稹的宝塔诗《茶》最得我心:

茶。
香叶,嫩芽。
慕诗客,爱僧家。
碾雕白玉,罗织红纱。
钁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
夜后邀陪明月,晨前独对朝霞。
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

曾经繁花似锦的大宋王朝,茶文化简直登峰造极,宋徽宗甚至亲著《大观茶论》。宋人玩得花,不只是“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还流行点茶、斗茶、贡茶和赐茶等,喝茶成为一门艺术。到了明、清,都市坊间茶馆林立,茶馆成为市民休闲、聚会、娱乐的主要场所,《红楼梦》全书提到茶事有262处,出现“茶”字459次。一整套茶文化诸如茶礼、茶俗、茶禅、茶食、茶德、茶道渐渐形成,茶文化与儒、道、释哲学思想交融,成为国人精神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茶乃天地之精华,原是野生的。中国最早种植茶叶的是四川地区,后来逐渐扩展到茶满中华。西南、西北的少数民族尤爱饮茶,所谓“夷人不可一日无茶”。

最迟在唐代,黔茶叶已确立其江湖地位,陆羽所著《茶经》评价黔茶“其味极佳”。明末清初,南明重臣钱邦芑、范蠡等隐居黔遵义湄潭,与湄潭名士扫叶烹茗,创作了大量诗文,对湄潭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也是贵州乃至中国茶文化重要的文化遗产。清康熙、光绪年间,《湄潭县志》都有关于湄潭茶的记载,“平灵台,方广十里,茶树千丛”“茶,质细味佳,所产最盛”。《贵州通志》中写道,“湄潭眉尖茶皆为贡品……”

湄潭,因“水弯如眉,汇成深潭”得名。湄潭之美,令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终生难忘,87岁高龄还写下“平生最是难忘处,扬子湄潭浙水边”的诗句。

湄潭是茶文化之乡。抗战时期,中国第一个国家级茶叶科研生产机构“中央茶场”落户湄潭,取得重要科研成果,由此推开了中国现代茶业第一扇大门,为中国茶业振兴和茶文化复兴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那是烽火连天的1940年,国民政府在湄潭创办中央实验茶场和制茶工厂,拉开了中国现代茶工业的帷幄,创制出贵州第一款品牌茶:涓红。1941年,在近代教育家竺可桢先生助力下,中央实验茶场与浙江大学跨界合作,研发出“湄潭翠芽”,简称“涓翠”。1942年,中央实验茶场在涓翠基础上试制龙井茶,苛刻的选料和工艺,造就高奢的茶坛新贵“涓江茶”,若干年后,在中国茶叶研究会举办的全国名茶评比中,涓江茶与杭州西湖狮峰龙井名列前茅,一举奠定涓潭在中国现代茶业的历史性地位。

涓潭首开贵州茶叶出口之先河。抗战时期,涓潭通过史迪威公路和驼峰航线出口涓红、涓翠,换取枪支弹药支持抗战,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作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被誉为“茶佑中华”“一杯遵义茶,一页抗战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国中央实验茶场易名为涓潭茶场,涓红、涓翠成为国家主要出口产品,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其出口量一直位居贵州全省之冠,远销美、英、日本、苏、澳、澳大利亚等十多个国家,极大地支持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中国最美茶乡、茶业百强首县,是现今的涓潭之标签。涓潭有着世界上连片面积最大的四万多亩茶园,蔚为壮观,令人叹为观止。在涓潭,茶园即公园,茶区即景区,茶山即金山。一碧万顷的涓潭茶海,茶树全是生态化种植。涓潭茶主打一个生态,“我们的茶,最大特点就是生态、干净”,朴实厚道的涓潭人说道。

一杯“涓红”或“涓翠”在手,静观杯中,或旗枪舒展或清翠明艳,想起苏东坡佳句“从来佳茗似佳人”,觉得真是妙绝。

许是完成了任务的喜悦。是的,他们利用新技术,开发“新质生产力”,奔向另一个新的科技高峰,为作出新的贡献而努力。你看471厂的工人们穿着蓝色工作服,精神抖擞地伸开双臂走上岗位,好似穿着航空服飞向蓝天“上九天揽月”,捧着庆功的“桂花酒”献给嫦娥和吴刚。

城镇化的蓝图,使武东这片热土华丽转身。这些年,青山区和武东街“因城施策”,老旧小区逐步改造。一栋栋楼房拔地而起。

陆鹤小区、船机瓌苑、重工新区、金桂园小区等地新高楼相继建立,武东一村的住房已经登记进行“旧城改造”。居民站在墙边看“改造方案”,一个说拆迁费少不搬;另一个说,来得去就得行,住新房总比旧房好!相信政府会找一个平衡点。还有二村、三村是1958年修的老房子也要逐步改造,解决武东以前两户共用厕所、厨房的局面。

这几年,武东加快东部城中村改造,新建了武东馨居、兴岭家园、星芦佳苑住宅区。武东村、贾岭村、芦家咀村、五星村搬进新居。我站在还建房的高处,放眼东湖、严西湖、鼓架山,武东面貌尽收眼底,真是心旷神怡。我儿时光着脚丫穿行在严西湖畔的泥泞小路,现在已经修成万家路,通过桂花嘴湖又修了一座大桥,变成环湖大道将到武东公园。

武东公园是武东人休闲的绿肺佳地。不管是清晨和傍晚,总能看到老人们在此健身,有的身穿灯笼裤,手握长剑在此挥舞;也有脚蹬马步打着太极;还有老太太随着收录机播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的音乐舞动着身姿。

公园旁就是武东小学,校门口有许多家长接放学的孩子。身穿蓝白相间校服孩子们,坐在电动车上开心地同父母讲话。他们脸上洋溢着灿烂的微笑,如阳光一样耀眼,仿佛照亮整个武东。三村武东中学的学生背着厚重的书包,等坐公汽回家。他们没有欢声笑语,只是书包里装着学问,头脑里藏着问题。尽管这两所学校不在中心城区,但这里有考上外语学校、清华、北大等重点学校的莘莘学子。我有一同事的孩子,从武东小学(原461小学)考取武汉外国语学校、华师一附中、清华大学,又公费留学美国读博士,学成归国成了中国制造芯片技术的顶尖人才。

武东这片热土,能生长出艳丽的花朵,也能培育出优秀的人才。

从武东街办事处再顺武东路前就是武东医院路口,推土机、挖掘机、修路、做民工房工作已经开始。预告着贾岭村二期还建房正修建在已经拆除的“王家土库”遗址上。

1949年前,王家土库是颇有名气的王氏庄园,占地约15000平方米,十二个大巷,每巷有三管两个大天井、后花园、青砖黑瓦,飞檐翘脊,门楼影壁,黑漆铜钉大门下石狮蹲在青石台阶两旁,庄严肃宏,爽大壁森。随着历史的变迁,约两百年沧桑的古建筑群,再也不见块砖片瓦。

抗日时期,日本兵常从青山镇沿青王公路经张家铺到王家土库来侵扰乡民。

中共党员、原武昌县新四军豹潭区、青山区区长赵华应 是青山镇人,他的姑父在王家土库。赵华应在青山、花山、五里界、豹子潭等一带开展游击活动。还在武东一带发展了桂承发、方文华和王家土库的三位姑娘参加了新四军第五师。

当年,我父亲曾多次用船秘密送新四军第五师武鄂县委副书记姜南平过湖去花山。1943年,赵华应的堂兄赵华全(情报员)从花山过湖到武东,被日军发现。赵华全转头到湖边,我父亲同三叔用水草将其盖在船舱内,冒着子弹射击的危险,掩护赵华全将情报安全送到新四军联络处。

1944年秋,他们参加在鄂州梁子湖召开的鄂东游击队会议。因叛徒出卖,日本兵开装甲车包围会场。赵华应带领十几名战士掩护武北工作队政委姜南平带主力先从湖上撤退。因寡不敌众,他们全部牺牲在梁子湖畔。赵华应当年只有24岁。

每当我走在严西湖畔,看到家乡武东的巨变,总有一种感动与激情。穿过历史,我们的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这片古老的土地;他们用青春和奋斗,让我们一代人幸福地走过童年、少年、青年,给我们留下炽热的乡土,并传承红色的基因。

如今的严西湖已初成美景,盈盈湖水波浪宽,风吹荷花香两岸,高楼大厦平地起,工农联盟万家欢。这就是我们的家乡——武东。

热烈的夏

□姜典静

也闭着美眼说“好热呀!”

夕阳隐入山里,夜悄然拉下黑幕。萤火虫提着小小灯笼飞舞原野。青蛙永远只会唱同曲古老的歌谣。排排行路灯宛如巨龙飞卧乡村,巨龙抓碎夜幕光明了乡村。夜风携着阵阵凉意扫荡白天的酷热。蛰伏在家的人们“苏醒了”,纷纷走出家门。

汉江边对对情侣依偎,戚戚低语。星星、月亮、鳞次栉比的楼房、璀璨灯火都倒影在水里显得绰约多姿,风起均被揉碎,更显神秘梦幻。不由想起“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忧国忧民大诗人杜甫的美愿现已实现。

广场上各种舞跳起来了,溜冰鞋滑起来了,童车跑起来了……球场上篮球蹦起来了,足球滚起来了,羽毛球飞起来了……唱歌的是腔不腔只管往外奔,把一天的劳累唱得烟消云散,唱出节令悠然而,更唱出又是一个丰收年。有的三五一群闲聊,谁家孩子回乡创业了,谁家在城里买房了,谁家孩子金榜题名了……喜洋洋美滋滋算着夏收多少……

夏!热烈着,也只有下雨带来惬意。小时候麦收时节最怕下雨,虽然它是那么凉爽。它一来全村老少齐动员和老天比赛抢小麦。现在割麦机匍匐前行,大嘴吞噬金黄麦浪,后面立马撒出碎麦秆、麦皮,成了大地的有机肥,麦粒隐藏在肚中,吃饱了又像一股巨大洪流流入农用车箱内。汗滴流呀!流!农人笑呀!笑!以往巨大的工程现在几个人就搞定了。

现在农人们可悠闲自在看夏雨登场表演了。有时风各吝啬极了,一丝丝都没有。有时,夏风振臂一呼,树、植被疯狂发作拼命乱舞,把残叶枯枝刮得空中飘,把人们刮得项项要跌倒,似乎为夏雨清理表演场地。刚刚还是烈日当空,一会就黑云密布,云黑压压宛如千军万马压来,压得人喘不过气,夏雨猝不及防说来就来。人们跌跌撞撞急往家赶,机灵鸟儿也急忙找个避风港。这时闪电、雷声闪亮登场,闪电亮光一划,马上雷声轰隆隆,下几滴意思意思;有时几滴也不下,这就叫光打雷不下雨;有时闪电、雷不登场,大雨唱独角戏就噼里啪啦倾盆盆;有时东边日出西边雨;有时沟边下沟那边不下。奇妙的夏雨像小孩的脸,也像戏剧的变脸,更像姑娘的心让人捉摸不透。夏雨冲刷平了田垄上的牛蹄印。夏雨像洒水车洗净了乡村纵横交错的柏油路。小溪在雨中丰满,江河在雨中漫涨,原野在雨中丰盈……夏的繁荣在时光里飞驰。

夏!热烈着、闹腾着。苍翠了广袤大地,辗转了大地嫣红,统统都收进了季节的镜头,印迹了岁月的韶华。夏!葱茏着、葳蕤着把宇宙生命的层次向更高延伸……

武东,家乡的一片热土

□桂枫



观石家河玉

□忽兰

后石家河文化的玉器,给我最吃惊的感觉是,它们几乎都非常小,小到比墨水瓶的盖子还要小。我记得祥夫先生说他去石卯躬看玉,著名的神人面,竟然只比墨水瓶的盖子大一点。而石家河玉器,个个都小小的,隔着大大的玻璃柜子看,简直是指甲盖那么大,我凑近了看,又吃惊了一下,精致极了,圆雕、浮雕、透雕,造型线条皆巧夺天工。这样说比较笼统,那就再说清楚一点,每一件小玉都是精雕,玉质精良,地道的河磨透闪石玉,鲜活可爱,或青白,或黄白,或栗黄,花纹典雅旖旎,线条优美回合有度,器型的想象力和抽象力不是凡人能想出来的,且无怪异、彬彬有礼的模样,比西周玉如何?竟然似乎还要高一格呢。比之商更是几乎无暴戾之气。石家河的虎憨态可掬,谓之大猫更对。而商饕餮人状,商玉的臣字眼比较吓人。

这时候取出红山玉鸮和它们比对,我的玉鸮瞬间成了巨人款,且朴素到落入尘埃里。大自然和神的文明在红山玉里,而人类大脑的精幽文明石家河玉器有充分呈现。

后石家河文化比红山文化晚大约1000年。石家河文化遗址的存在期有2000年,上古方城(有专家认为此方城名曰虎方)后进入夏朝。盘龙城建于二里头文化末期夏商初,距离石家河仅170公里,距离安徽凌家滩550公里。今日石家河玉器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静展出,像是有一种脉络和渊源,无声地倾诉着。

一定要实际地看到玉,我一听说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在举办石家河玉文化特展,就立刻早起出发了。书本上的知识只是学到一个科学分类和描述,死记硬背终强人意不快乐。玉拿到手上看,则更好。拥有玉然后去研究它,那就是最大最好的玉缘了。

石家河的先民从北方来的吗?虎简直是他们的图腾,玉璜上有双虎头,单个的玉虎头,片雕完整虎,虎首玉冠,

虎座双鹰珮。鹰、蝉、神人、凤鸟、龙,都是红山文化玉里的主要种类。盘绕的筒形龙,玉块那么大,是红山玉块演化来的吧。还有鹿头,都是北方的代表性小兽,是红山先民因气候原因从北向南迁徙,然后将北方文化带入了中原吧。我看见石家河文化所在的天门,与荆州、荆门构成等边三角形,仿佛在框定着未来的楚地,人类发展的河流,我站立其中,几乎被湍急和神秘推倒。

石家河玉器的代表是一枚团着的凤,被称为中华第一凤,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立凤遥遥相对,一个团,一个立,侧脸,形制风格工艺宛若亲生姊妹。考古学家推测妇好墓的立凤是商的战利品,来自石家河文化的流传。此次展出没有这看一凤,但有一短立凤,减地阳线雕刻,岫岩河磨黄白玉,温柔敦厚状,短尾,并不是妇好墓的长翅亭亭玉立状。

无独有偶,红山文化里向天祈祷问神的站立玉人,石家河有,凌家滩有,形神俱同。我不得不坚定认为,中华玉文化一万年前自最东北小南山始,以玉块为中华第一玉,缓缓向南影响,到达赤峰,去往西北齐家,往南到凌家滩到良渚到石家河,又向东,龙山文化。

透雕玉冠很特别,它们或是龙凤合体,或是凤,或是虎,雕工精细,仿佛宋玉的繁丽,颇有后现代之姿,狡黠一笑看着我。石家河玉凤都有冠,玉冠戴在王者的发顶,是至尊至贵之意。

石家河玉器里多见玉笋(jī)。妇人之笋,则今之簪也。及笋、笄,古代特指女子十五岁可以盘发插笋的年龄,即成年。石家河鹰形笋,插在成年女子的乌黑浓密发髻上,鹰在红山文化里是通神的动物,人们借助玉鹰与神沟通,向神祈祷。一个有神力的女子,她的发髻上插着鹰笋。我喜欢这个画面,这就是石家河王室女子的具象了。我何德何能,戴着红山玉鸮(猫头鹰),心事浩茫连广宇,一个无所事事的女子行走在盘龙城,因为热爱上古文明,索性居住在了这里。